

声音

新时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如何重获生机

□徐兆寿

新时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所带来的文化转变一直被当代文学界所充分重视。虽然有诸多文章在讨论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文化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问题，但是，很多文章只是表象性地陈述一些文学中的传统文化符号与故事、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并未真的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根本，故而并未真正关切到这样一场文化复兴所带来的文学转折。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在引进西方文化所带来的三千年文化大转变，而新文学的产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大转变背景中借鉴西方文学而进行的。百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实验”了西方文学数百年的经验与方法，也“实验”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与方法，文化的借鉴与学习更是广泛而复杂。当然，这其中也融入了一些作家对传统文化、传统文学资源的借鉴。这一系列探索，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相对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文化的发展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此时，更多的人便看见了被抑制着的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这正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或文化基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新成就，正是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

当前，文化界一直在讨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现象。而当代文学研究界并未强烈地意识到这样的大变局对自身的转折性意义，其原因在于现当代文学是从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开始的，也是沿着新文

化运动的方向在演进，其文艺理论资源更多的是从西方文艺理论那里引进，而当前所进行的这样一场传统文化的复兴意味着我们要向中国传统文化、文艺理论要资源、要方向。这不仅需要我们重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还要重新借鉴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是难的，需要时间，需要重新学习与理解、融合。

同时，另一种现象也值得重视。网络文学与影视在很多方面走的是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所遵循的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方向不同的道路，它们或直接从古典文学那里吸取经验与故事、人物形象，或者从古典文学那里学习古典精神，且这些文学与影视作品在当下广泛传播，影响到广大的人群。这与媒介的变化有关。网络与手机媒介的产生及其在生活中的广泛使用，使纸质媒介中生产的很多原创文学作品逐渐退回到“出厂状态”，但在网络与手机上广泛传播的往往是二度生产过的或是碎片化的文学，或者是被影视转化的产品，很多的“严肃”文学、“纯文学”却被束之高阁。纸质媒介的式微与数字媒介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着文学、文化乃至我们的生活。传统文学杂志、出版社进驻直播间，是顺势而为。如果固守不前，靠纸质媒介而形成的“传统”文学与研究会更加成为“文人的圈子文学”，与广泛的大众生活形成了更大的距离。媒介的高墙矗立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与确认。从根本上讲，媒介的转变要求人们去重视媒介本身，正如文字的创造产生了最初的文学、纸张的产生和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古典文学的普及，而报纸、杂志的产生和书籍的推广推动了新文学的繁荣乃至近代社会的革命，网络和手机媒介的产生改变了当下整个世界的文化传播和人类生活。这要求我们依托媒介的新变不断求索，推动文学在新的语境中更好地发展，甚至催生一种新的文学样态。这是基于历史经验所产生的规律性认识。而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传播，必将借助网络与手机媒介改变当下的文化格局，文学也概莫能外。从历史的经验看，文学往往走在时代的前面。事实上，网络文学、影视也许正走在我们想象不到的路上，而由网络、手机、综艺、游戏等“养大”的新生代所创造的文学又将是什么样呢？我们难以想象。但这样的未来正在来到。

特别值得一谈的是，当代文学研究是基于当代文学样本研究而进行的再生产活动。但当代文学的发展却强烈要求新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出现，要求批评者和研究者打通严肃文学与网络文学的学术壁垒，打破现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甚至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学科藩篱，打破媒介的高墙，面对广大而真实的生活，面对丰富而生机勃勃的新文学、新文艺，尤其要面对网络与影视，不是以后知后觉的呆板的研究方式解读、总结文学现象，而是以思想者、社会改革者的姿态引导当代文学艺术尤其是网络与影视的发展。如果那样，文学批评与研究将重获生机，重获尊严。文学也将走向良性发展的大道。在这样的“打破”面前，最需要打破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成见、无知与对立。它召唤我们重新回到宋明理学或六经注入我们的历史时刻，甚至周公与孔子创立礼乐文化的大写意时代，重新进行新的创造，然后，以这样的新的思想引导文学的发展。这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文学研究要坚持“史识”与“文心”

——从张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说起

□李思明

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自诞生至今，已有数十年历史，其间研究方法历经诸多演变。对于有志于当代文学研究的青年学子而言，怎样有效汲取前人研究成果、与当下中国、当下中国文学及其研究进行对话，无疑深具挑战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法》(张均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一书的出版，可为我们提供有效的“学术地图”。本书系张均教授在中山大学所承担的本硕博贯通课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讲稿，共10讲，凡33万字。全书主要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研究范式(兼涉现代)，为读者介绍代表性研究方法的生成语境、可供借鉴之处以及有待克服的地方。阅读这本“研究之研究”，可以跟随作者探究已有的当代文学研究，更可以切身感受、体会数代前辈学人的治学方式、治学态度。

文学研究生发于具体的情境中，若要对各研究范式有所把握，不可缺少历史的目光。当代文学研究的“此起彼伏”是本书的主线。从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集体潜意识”的反映论模式说起，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再到“重返八十年代”，本书以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有变革性意义的思潮为锚点，并在其间加入对“新方法论热”“再解读”、文学制度研究、“史料派”和“社会史视野”等研究模式和方法的介绍。这样的编排以时间为经，以观点为纬，整体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脉络和思想氛围。事实上，要对过往研究有历史性把握，就不能仅仅关注到“点”，更要关注到“面”，也就是对研究范式的周边语境有历史性关怀。为何曾经以波澜壮阔之势兴起的“重写文学史”会逐渐失去其生长力？为何过去被“纯文学”拒绝的外部研究如今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研究方法生成的大环境和周边环境着手，才能在各研究的前后相继之中，发现贯通其中的历史脉络。在勾勒脉络的过程中，本书还穿插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权力转移和社会氛围变动的介绍，让读者宛若从文学研究史的视角回看中国近几十年的变迁史。

也正是以历史的目光回看学术脉络，人们才能对不同学者的关怀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更为关键的是，不同研究方法在本书中被“还原”为一个一个不同的历史叙述模

式。各学者站在何种立场、向何种群体叙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即不同学者如何描摹他们关于当代文学的“剧本”，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拥有更深一层的目光，那就是尽量去“看见”不同群体与不同观点，用作者的话来说，便是“尽量与‘成见’保持距离，尽可能地放低自己，努力去呈现每种方法自身的主张与价值”。这意味着要对研究对象及其“历史周边”保持敞开的态度，看见期间的问题转换和话语变迁。

但保持历史的目光并放下“成见”，并不意味着放弃了评价的标准。从怎样的视角出发才能发现过往研究的长处与不足？不同学者给出的答案或许不同。本书作者则从文学研究的本心出发，视现实关怀性为评价过往研究的基本点之一。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中认为，拆解小说是为了将小说及其技术和世界重新联系起来。同样的，对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拆解文学作品的目标也应当在于再次连接作品与世界。因此，在介绍不同学者所描摹的文学史“剧本”时，本书尤其关注这些“剧本”是否以在地的方式思考文学行动、是否看到了大多数人的命运。例如，第一章从中国的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这一角度，肯定了“反映论”之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合法性。面对另一曾大力塑造了当代文学研究面貌的思潮——“重写文学史”，第二章则指出该思潮潜存的离地倾向，并提醒读者在吸收其优点时，也要警惕其中的危险。而对于与“重写文学史”有对话性质的“再解读”思潮，本书也基于现实关怀的立场，发现了“再解读”的代表性观点“反现代的现代性”中不够贴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之处。不仅如此，书中还显露出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洞察，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前景的思虑，其中既有对左翼文化传统和新启蒙主义的思虑，也有对资本主义文化入侵的警惕。

本书作者在谈及当代文学批评时说：“它(当代文学批评)的显而易见的特点，就是需要永远面对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因而也就需要面对同时代的文学读者以及这个时代深具普遍性的文化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治学的方法重要，治学的视野与态度同样重要。可以说，本书的视野绝不局限在文本鉴赏、研究成果介绍或历史事件钩沉上，而是

看重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和生长性。当前，文学制度研究、“史料派”和“社会史视野”等研究范式，正是抱有处理当下、清理过往这一共同期待，而从不同角度发展出各自的研究方法，生成了独特的话语实践。

希望进行文学研究的人们，必曾感受过阅读时那一瞬间的情感震颤，也曾惊叹过文学那或流动、或沉吟的美妙。是文学自身的魅力赋予了文学研究源源不绝的活力。正因如此，文学研究虽然需要时刻关注到文本的“周边”，却绝不能遗忘文学自身的诗性。本书在显示出史学意识的同时，始终不忘强调诗性的力量。是否能够发掘文学自身的魅力，是本书评价已有研究方法的另一重要标准。恰如伊格尔顿所言，“所谓的文学文本最重要的意图并不是提供事实。相反，它邀请读者‘想象’事实，即用事实建构一个想象的世界”。文本的“周边”和各类理论固然重要，但若是陷入其中，便容易遗忘了文学作品在情感、记忆和想象等方面所能激发的能量。面对“新方法论热”“史料派”和“社会史视野”等充满吸引力的研究，初从纸上知识脱离出来的青年学子们，很容易为这些研究的外部模式吸引，而一头扎进理论、材料或历史中。对此，作者提出，不论运用何种研究方法，最终都要回到文学性研究上来，尤其是进行史学化研究时，不仅要以问题为本，更要以揭示“人的灵魂”为旨归。而本书附录中的本事研究，便是以文本的“周边”为径，探讨文本在特定情境下的叙事实践，最终抵达文学自身。

跟随本书回看过往研究，我们可以看见前辈学者敏锐智慧的目光，更可以看见中国现代历史的丰富面影。谈论当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也是在谈论当代文学在过往如何被认识和塑造，因此历史的眼光、对现实的关怀和对文学性的坚持都必不可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法》以洞察的目光展开了有关问题与方法的新讨论，传递给青年学子的不仅是研究经验，更是兼有“史识”与“文心”的治学态度。应当说，不论是文学研究，还是“研究之研究”，都要做到“史识”与“文心”兼顾，既要抓住历史的碎片和附近的生活，也要看见别样的人生和无穷的远方，既要有沉入“故纸堆”中的韧劲，也要有随文字而动的轻盈，如此方能成为文学、为问题、为中国“发声”。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挺立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脊梁

(上接第1版)

(四)

登长城、坐高铁，或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或造访新能源汽车厂，或考察菌菇智能化种植，或体验裸眼3D技术……2024年的中国，成了外国政要的热门“打卡地”。

各国游客也自五湖四海纷至沓来，感受着中国街巷的烟火气、中国百姓的精气神。从“中国与我想象中不一样”到“中国为何进步如此巨大”，“China Travel”在全球社交媒体上火爆“出圈”。

“走，到中国去！”是为发现中国，更是为读懂中国——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密码，感悟中国故事背后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以文明之光映照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文明复兴的崭新篇章。

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曾树起一座座璀璨夺目的文明高峰，曾有过“万邦来朝”“东风西渐”的光辉岁月，却在近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遭受“外族之压迫”“外来学说之冲击”的百年劫难。筌路蓝缕、跋山涉水，在新时代中国，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难忘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一位位外宾道出的“中国经验是宝贵借鉴”的肺腑之言，难忘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引发的强烈共鸣……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崭新图景，也为后发国家的现代转型、古老文明的自我更新打开了新的想象和行动空间。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两个结合”的“中国方法”启迪着世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中国气度感染着世界。

人们不约而同地感慨着：“中国道路、中国文化不仅属于一个国家，也是世界文明的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对“多元现代性”的确认和超越，更彰显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底色。有学者指出，中国等非西方国家通过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形成以后最伟大的变化”，恢复了自我的力量，找回了自我的信心，推动世界文明格局从“西方中心”回归多元并存。

各类其美、美美与共，这样的场景在动荡变革的大时代格外温暖人心：

《红与黑》《茶花女》《三个火枪手》……一本本中译

本法国名著作为中国“国礼”重返故乡。中法元首以书会友，东西文明双向奔赴的佳话不断延续。

水波纹、垂弧纹、折带纹、大三角纹……一件件纹样丰富的中国陶瓷文物踏上了“回家”路。习近平主席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共同鉴赏，不时交流，“让文明的灯塔照耀人类前行的正道”的共识更加坚定。

是法国爱丽舍宫里弹起的中国民歌《茉莉花》，是中国国家大剧院里奏响的意大利名曲《今夜无人入睡》，是“从钱凯到上海”的“中国之船”的世纪回响，是从北京到雅典的古典文明的千年辉映……以文化人、以德润身，以博大的人文情怀观照人类命运，以兼容并蓄的胸襟超越隔阂冲突，以和合共生的愿景凝聚发展合力，这是一个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古老文明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坚定抉择与毅然担当。

今日之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在人类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处理“群”与“己”、“天”与“人”、“异”与“同”的关系？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国价值”提供着思想启迪。

在风云激荡的世界里，如何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到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一份份植根中华文明厚土上的“中国方案”指引着前行方向。

多次访问中国的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有感而发：“中国领导人在《之江新语》中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新时代中国正响应时代呼唤，以‘和合’之道促世界发展。”

革命先驱李大钊曾寄语，中华民族“调和”东西文明而“别创一生命”。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预言：“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就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与世界都需要的礼物。”

时光洗礼，岁月积淀，寄望与预言已成可及可感的新现实。

这新现实是中华文明的新篇章，更是人类文明的新希望。

(五)

北京时间12月4日，一份特别的“文化贺礼”让世界更懂中国。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从“传统节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中国年”到“世界年”，春节的吐故纳新、兼容并蓄，恰是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的曙光日新。

通过“云上看春晚”“跨国年夜饭”的仪式感，中华文化搭载中国式现代化的快车，跃动着奔涌澎湃的时代脉搏，温暖着全人类对“家”的集体记忆。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当我们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看到了“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的中国式现代化，读懂了“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的深层逻辑。

我们以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礼赞“天地之大，黎元为先”的敦厚之德；我们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承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治国之道；我们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表达“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理想追求；我们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弘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先天智慧；我们以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传递“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和平愿景。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因如此，“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

从近代以后“诸路皆走不通”的慨叹到历史学家“中华文明会成为世界的引领”的预言，从“现代化的迟滞到国”到“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我们过去走的是“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做的仍将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中国有14亿多人口，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要贡献。”

亿万中国人民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新时代以来“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鲜明对比，雄辩地宣示——

文明的薪火，接续传承。复兴的道路，矢志不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纵观人类发展史，那些历史上保持长期繁荣强盛的国家，不仅创造了强大的物质文明，往往也创造了引领那个时代的精神文明。

何以文明？何以中国？

站立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我们壮志在胸、豪情满怀：“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本报讯(记者 王冕)

11月10日，由中国作协社联部、湖南省作协、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主办，湖南人民出版社承办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兴安岭深处》新书首发暨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国家消防救援局二级专员杨文岭，湖南省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局长卿立新，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胡革平，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机关党委书记李晖，以及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活动由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李晓东主持。

纪红建新作《大兴安岭深处》由应急管理部新闻宣传司和中国作协社联部组织策划，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讲述了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大兴安岭支队莫尔道嘎大队奇乾中队60多年如一日守护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动人故事。为写好该书，作者历时3年，两度深入奇乾中队采访，与消防指战员同吃同住，切身体验他们常年在严寒中的孤寂和坚守。

邱华栋表示，《大兴安岭深处》是一部书写时代主题、弘扬时代精神、展现时代风貌的长篇报告文学佳作。奇乾人以界碑为伴、以营区为家，守护祖国北疆的“绿色长城”，用自己的坚守诠释了边疆守护者的忠诚与奉献。

与会者认为，纪红建多年来始终坚持调查采访，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行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场域。此次他将目光和笔触投向浩瀚的大兴安岭，作品饱含家国情怀和对自然人文的思考，彰显平凡中的伟大，是一部刻画新时代年轻人群像、回应时代、文质兼美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

郭志刚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志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2月5日在京逝世，享年91岁。

郭志刚，中共党员。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读》《中国现代优秀散文选讲》《孙犁创作散论》《荷塘记胜——论孙犁的散文》《中国现代文学漫话》《孙犁传》《中国现代小说论稿》《孙犁评传》《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随笔集《阅读人生：郭志刚学术随笔自选集》，诗集《拙真集》，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国现代文学史》等。曾获教育部第一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孙汝春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研究员孙汝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2月8日在河北涿州逝世，享年67岁。

孙汝春，笔名晓春。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200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血染的记忆》《魂殇》《醒魂》《风月无边》《玫瑰吟》，诗集《金色乡思》《迷恋人生》《情雨潇潇》《蓝色情雨》，影视作品《小镇》等。